2026年11月2日 星期一 邮箱:1358363113@qq.com
责 编(一 审):杨文静 二 审:李 冰 美 编:王 瑶
贵州民族报

守望麦田 回望过往

——读杨秀学散文集《村庄旧物》

□ 杨 枫

客观地说,我不擅长写文学评论。之所以提笔写这篇文稿,是因为读秀学的《村庄旧物》,触动了我那根“好作品”的神经,眼前为之一亮,心里为之一动,忍不住想写点文字以抒浅见。

不得不说,现在读文学作品的人越来越少了。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处于消费时代,仿佛什么都可拿来消费。生存状态太“卷”,生活节奏过快,太多的人心静不下来,只愿快速地从只言片语和被肢解了的图形图像中获取信息,并得到短暂的快感。这种快餐式的文化消费需求使得相当一部分文化产品带上了即时性、浅表化、碎片化和泛娱乐化的特征。文学作品的审美是伴随着沉浸式体验的,这个审美过程在浅阅读和碎片化阅读中无法完成。读者既然没有时间(抑或是没有耐心)沉浸其中,索性就不读文学作品。二是能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似乎越来越少。传播学界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叫“共情”,其含义跟“共鸣”“同感”相当。“共情”是衡量传播效果的一项重要指标。其实,“共情”一直是文学追求的高境界,不能引起共鸣的文学作品与废话无异。反观当下的文学作品,真正能引发“共情”的有多少?或者说,能触动灵魂的有多少?恐怕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或许是带有这样的固见,我平时少有阅读当下的文学作品。然秀学的《村庄旧物》却让我“共情”了,有了读下去的欲望。《村庄旧物》犹如一道家常茶,不张扬,不做作,不长吁短叹,只让你在不经意间,沉浸进去,慢慢品尝其中的滋味。

《村庄旧物》是乡村题材。说句实在话,乡村题材不好写。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新旧交替,价值取向变得多元而复杂,对传统文化的守望和对现代生活的向往如同两根相互缠绕的麻绳,剪不断,理还乱。说乡村题材不好写,是因为乡村就处在这两根麻绳的打结处,写作上的分寸拿捏颇需功力。《村庄旧物》并未试图去解开这个结,只是在这个结上洒上些许雨露,让这个结不那么干巴,让这个结有一丝松动,让过往与当下、新事与旧物都有一个透气的空间。这雨露,便是作者在字里行间透出的真诚——不故作谦卑,不自负傲慢,不刻意拔高,不蓄意贬损,写景状物叙事,只把心里最真实的感受讲出来。大道无痕,大道至简,这或许就是作者最不显功力的功力。

“乡愁”是《村庄旧物》贯穿始末的主题。“乡愁”是一个既老又新的主题。从《诗经》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到余光中的“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再到近些年作为弘扬传统文化,固守文化根基的高频词,“乡愁”的基本内核并没有变。“乡”乃故土,“愁”乃回望与眷恋。《村庄旧物》所流露出来的“乡愁”,既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上。从时间维度看,《村庄旧物》回望的是家乡憧达村的历史文化;从空间维度看,《村庄旧物》眷恋的是家乡憧达村这个普通侗族村寨承载的风土人情、伦常礼尚、衣食起居。无论是回望还是眷恋,作者一如老友叙故,其言也真,其情也切。“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我想,读秀学的《村庄旧物》,大概就是这种夜叩柴门,率真任情的感觉。

作家须有仁爱之心,否则作品就不能提供情绪价值。作家的爱具有明确的指向。指向什么?指向芸芸众生,指向历经沧桑、生生不息、生养自己的故土。这种爱是刻在作家骨子里的文化自觉。“乡愁”之“愁”由爱而来。爱有多深,乡愁就有多浓。读《村庄旧物》,作者对故土的挚爱会扑面而来,那份挚爱具有强烈的代入感,使人暂时忘了身份,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作者之故乡便是读者之故乡,作者之爱便是读者之爱。我想,所谓文学感染力,大抵如斯。

我也是黔东南人,跟秀学虽不是同一个县,但黔东南的自然人文我是熟悉的。大学毕业后,虽少有机会回到故乡,但对故乡的爱却深藏于心。偶尔也有写些文字以寄思乡之情的冲动,却不知从何下笔。读了秀学的《村庄旧物》,我明白了,我不知从何下笔的原因是对家乡的那份爱缺少鲜活的场景作为依托,爱意的表达缺少语义场。按语言学的定义,语义场是若干具有共同核心义素的词语(义项)构成的聚合体。我大致梳理了一下,《村庄旧物》的核心义项有:故乡、家、亲情、美食、礼尚、苦难、劳作、收获、繁衍、童趣、老物件。作者将这些义项场景化、生动化、鲜活化、具象化,呈现出来的便是对家乡浓浓的爱意。

对于上世纪乡村生活的困苦,《村庄旧物》也没有过多赘述,反而充满怀念。作者似乎在表达这样的观念:是故乡的温情稀释了苦难,这种温情,是一个村寨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回望是对过去的缅怀,也是对当下的珍视,更是对未来的期待。潮起潮落,同舟共济,苦乐悲喜,同袍同泽,斯乃“乡愁”之精神内核。这样的精神内核,无论何时都不能丢。

文化传统的生命周期不是表现为断崖式更替,而是在“旧物”的营养基础上焕发出新一轮生机。新桃旧符,逝者如斯;“乡愁”固基,根深叶茂——这或许就是《村庄旧物》所蕴含的深意。

■ 杨枫,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现系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银龄教师。

书香茶座

诗花烂漫

秋天的记忆

(组诗)

□ 吴治由

秋天的记忆,从一团
雪白的米饭团子开始
被咬掉的部分
是少年匆忙赶往学校的早晨
是夹带着些许凉意
却已然散去的旧日子

后来,太阳
从米饭团子的凹陷处
一点一点
探出来一颗温热的头颅
那些关于门缝与墙头的记忆
就都瞬间复活

就仿佛多年后
面对龙头江,高高的田埂
总感觉有电流
在反复濯洗着我们崇山峻岭的心

稻草人,谷草堆

如今,行遍乡间田野
已难觅见那些形而上的
稻草人,谷草堆
也不用苍老的父亲提醒
谷草在倒下的一刻
就被当成一把碎屑
给扬了
而这些如始皇的铜车马
与队列齐整的兵俑
曾镇守过乡村生活古战场的
勇士与营房,是何时得令
要先化整为零
再化有形为无形
直至,天空这把铜镜
将离开村庄多年的我们
一一照出原形

月亮如何被牢牢地焊死在天上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
叫天雀喊我
也很久很久没有见到
它小巧,但不失机警
与草木一样颜色的身影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再听
这少年时代,从早到晚
一天不停旋转着播放
天空、烈日、云朵,和山风的
老式唱片机

哪怕事到如今
我都还是三十年前那个
于午后躺在草地上
看怀春的月亮
如何牢牢焊死在天上的少年

真的呵,我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碰到那个
哪怕惊慌失措
也能一飞冲天的叫天雀
就已人至中年

是否有过深深的悔意

那天,在墙角里翻找柴火
只为复刻一场
岁月的炊烟图
却突然掉下来一把锈迹斑斑的镰刀
且无意中唤醒一段
依旧崭新的记忆

多少年了
田野里的草依旧在疯长
依旧枯了荣
依旧荣了枯
那样子就像是在证明
自己才是人世间最好的磨刀石——

我不知道
那把曾经照见过日光和脸庞的镰刀
是否有过深深的悔意
特别是,有一天
当青草把掉落的每一块锈迹
拥入怀中

■ 吴治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等。

又闻稻谷香(外二章)

□ 田胜平

转眼,又到了稻谷金黄的季节。而母亲的生日,也如约而至。

我是早早请了假,安排了时间,准备好行李,然后坐上回家的高铁。

这几年,每逢父母的生日,我都会回家一趟。

如果非要给一个答案,我觉得,一来是因为之前在部队,想弥补18年间没能好好陪伴他们的遗憾;二来是因为他们慢慢变老,我想尽尽自己的孝心。

每次在高铁上,我都会接到母亲的电话,她会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然后一到家,就能吃上香喷喷的饭菜。

母亲生日当天,我早早进城买菜,等到买好菜回家时,只见大表哥、表姐以及另外一个表姐早已来到了家中。

看到他们,我心里总会填得满满的感动。每当父母生病住院时、每当父母有困难时……他们总能第一时间出现在我家里。

什么是亲人?亲人是挂念你、担心你的人。在我看来,这份彼此的牵挂,才是那么的弥足珍贵。

人到中年,我也开始慢慢学会做减法。我不再期望事事周全、不再期待别人对我父母如何如何好,只是注重双向奔赴的情谊。

母亲生日当天,家里来了很多好朋友,旁边的几个好邻居也过来祝贺。不胜酒力的我,端起了酒杯,一杯一杯敬他们。

我们在外追逐梦想、追逐繁华,追逐遥不可及的星光,可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正在忽视亲情,正在渐渐弄丢幸福?

走在生我养我的家乡,陪着爱我护我的亲人,闻着沁人心脾的稻谷香,过着踏实安稳的日子……在我看来,才是最简单的安稳、最简单的幸福。

如果你也累了,记得回家看看,家乡的稻谷熟了,山河依旧,老屋依旧,等你的人也一直在家门口……

在天桥上

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引起共鸣的不一定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地方、一场日落、一阵风或者是一首不停循环的歌曲。

自从上个月搬到了新居住的地方,每天上下班,门口的天桥便成了我的必经之路。

而走在天桥上的每个瞬间,总会让我产生许许多多的遐想、引起一阵又一阵的共鸣。

在天桥上,总会让我想起来时的路。26年前,我从湖南老家来到了贵州,开启了我的军营之旅。

18年的军旅生涯,让我从一名懵懂的少年成长为一名军人;后来又转业到了地方工作。

这期间,又怎么会一帆风顺呢?青春的勇敢是明知艰险依然向前。于是,我学会了把磨难和辛酸当作财富,然后微笑着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就像每次走上天桥,当我拾级而上时,只要始终怀着一颗滚烫热烈的心,就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心情,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站在天桥上,不远处,有高楼大厦、有闪烁的霓虹灯;马路上,有车来、也有车往……这尽收眼底的景象,在我看来,像极了短暂而平凡的一生。

人生漫漫,或许只有经历后才会明白,朋友一定是阶段性的,许多人终究会忘记许多人、许多人终究会替代许多人。而走在天桥上的我们,都会成为彼此的过客,都会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

在天桥上,我会看着绽放的桂花,轻嗅散发着的芳香,静静享受岁月的馈赠。

我总认为,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其实与天桥下的桂花并无两样,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但繁花过后,终究会褪去喧嚣、归于平凡,而我们,只能把对生命的感悟,藏在一季又一季的岁月,一天又一天的光阴。

追逐心中的那片海

我走过小溪,看过江河,却从未见过大海,真正看海,是在最近的青岛之旅。

作为一名内陆人,对于大海,我既有几分向往,又有几分惧怕。为何向往?因为在我看来,海是厚道、宽容、大度的代名词,我想看到五彩斑斓的世界。至于惧怕,因为从小我是个“旱鸭子”,在大海面前,我会显得手足无措,生怕丢了性命。

青岛的海,据说在一万年前,还是一片广袤的大草原、密林和湿地。直到有一天,在大陆板块和火山运动下,胶州湾里灌满了海水,青岛的山下才出现了一片汪洋。

第一天刚到,我便和几个朋友迫不及待来到黄海边上,感受无比肆虐的狂风、观看汹涌澎湃的波涛、聆听排山倒海的海浪声。我不停按下快门,记录下一浪拍过一浪的画面,尽管衣服被淋湿了,海水也飞溅到嘴里,但大自然的威力、大海的魅力,还是带给我不少的震撼。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小鱼山,在云淡风轻的山顶,面对辽阔无边的大海和扑面而来的波光,我又看到了大海平静的另一面,在无风的时刻,我静静感受着自己的心跳,静静感受日子的平凡。

后来,我又去了栈桥、崂山、信号山、鲁迅公园、青山渔村等地,但每到一处,都与大海相关联,都离不开大海。

如果有人问我,你如何形容青岛这片海?

每一帧都是风景,每一处都是屏保!这就是我给出的答案。

小麦岛是看日落的最佳位置之一。为了不留遗憾,在临近返程之际,我决定专门去看看。

小麦岛是非常漂亮的地方,这里有歌手在唱歌、有粉黛花正盛开、有如我一样的过客,正努力寻找心灵的栖息地。因为追逐大海,一群来自四面八方、互不相识的人坐在一起,看宽阔海面、看日落渐渐、看烟霞满天……

此时此刻,我忽然明白: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海。那片海,从来不在远方;而在于你愿意停下来时,把心打开的一瞬间,哗的一声,它就会涌进心间。

■ 田胜平,文学爱好者。作品散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

乡愁记忆